

漫游奇境记

——《怪老头儿》续集（下）

目录

| | | |
|-----------|-----------|------------|
| 第十九章 | “柜香尸”的女老板 | 3 |
| 第二十章 | 搭乘飞车 | 16 |
| 第二十一章 | 一臂国 | 31 |
| 第二十二章 | 美容公司 | 46 |
| 第二十三章 | 国王陛下 | 56 |
| 第二十四章 | 特特老板·蚕女 | 72 |
| 第二十五章 | 山膏 | 85 |
| 第二十六章 | 玲珑国的老外 | 97 |
| 第二十七章 | 老刑和共工 | 108 |
| 第二十八章 | 天宫的风波 | 122 |
| 第二十九章 | 猛志固常在 | 135 |
| 第三十章 | 息壤 | 148 |
| 第三十一章 | 审讯 | 160 |
| 第三十二章 | 委羽山 | 170 |
| | | |
| 尾声 | | 180 |

第十九章 “柜香尸”的女老板

离我们最近的一个战场，圈子中忽然有人喊：

“小心溅你一身血！”

于是观众纷纷收回自己的眼珠子，潮水般向后退。

我把褂子往怪老头儿脖子上一搭，背起他就跑。

到了个没人的地方，我把他放在地上，给他穿褂子。我扳起他上身时，大概我上衣小袋里插的那支黑翎毛触到他鼻孔，他打了个大喷嚏。我连叫他两声，他还是没反应，我就把翎毛抽出来，拂了拂他的脸。

这支翎毛果真有醒酒的作用。这么一拂，怪老头儿忽然睁开双眼。发现自己坐在地上，他一轱辘爬起来，四面张望说：

“这是在哪儿啊？”

我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他挥挥手说：

“胡扯一气！什么‘喝晕了’？我知道你叫马车的事！”

我问他：“那马是什么样儿的？”

他说：“马呀？马还能什么样儿！长着五条腿？”

我说：“头上长着角。”

他说：“噢，那是牛，那就得叫‘牛车’！”

“身上还有鳞。”

“那就是‘龙车’啦！不会吧……”

“形体像马。”

“是麒麟！咱们坐了麒麟车！”

我笑起来：“还是喝晕了不是！您到底瞧见了马车没有？还有，上了马车以后呢？”

“那以后我就闭目养神……发生的事我全知道。”

看见我乐，怪老头儿说：“没错儿！你瞧瞧，要是喝醉了刚醒，手脚能这么俐落？”

他走给我看，走得还真快。我加紧脚步跟上他。

我们朝城里走去。

“整个儿的胡说八道，”他边走边唠叨，“什么‘四个眼珠子’呀？马王爷也不过三只眼！你小心眼儿里那点儿念头我还不知道？不过是想让我为喝醉了后悔！”

我说：“您不是‘闭目养神’吗，怎么又‘喝醉了’？”

“甭管什么，也绝没四只眼！”他打量着迎面走过来的人，“我怎么一个也没瞧见？”

我们已走近那片房子，但行人还不多。不过，我准知道用什么招数能创出奇迹。

我转过身，照着怪老头儿肩窝打了一拳。

我没怎么用力。可是这一拳竟把怪老头儿打得“登、登、登”直朝后退，终于没收住脚，一屁股坐在地上。

我忘了我现在变得力大无穷，一时有些后悔。

怪老头儿被这突然袭击弄糊涂了。他坐在地上呆愣了一下，接着跳起来，向我发急说：

“你这是什么毛病？”

为取得应有的效果，我必须假戏真做。我一指他，大声喊：

“我就是要打你这老头子！”

果然，四周立刻出现一大群人，就跟地底下冒出来的一样。他们立刻把我们团团围住。我跳上去揪住怪老头儿胸襟，向他挤挤眼，低声说：

“咱们俩假装打架，您偷偷注意那些人！”

怪老头儿好像还没完全弄清我的意图。但是他照我的话做了，也揪住我的胸襟，脚下使了个拌子。

怪老头儿是个练家子。他的拌子来得迅雷不及掩耳，我完全没有防备。我却纹丝没动，如同一棵树，脚下是生着根的。怪老头儿惊异地“噢”了一声，我悄声提醒他：

“别那么投入，您留神瞧那些人！”

先前有那个赶车的胡搅蛮缠，我顾不上仔细观察那些观众。这回，我可是看得一清二楚了。

那些观众才真叫“投入”。开始，他们盯住我们俩，眼珠子瞪得溜圆，接下来，那些眼珠子就夺眶而出，每个人都来了一招儿“双蛇出洞”——支着他们眼球的两根肉条条真像两条粉红色的蛇，蜿蜒着，却又迅速地从眼眶里探出来，指向我们，越变越长。再接下来，他们的眼眶下面，又纵着裂开小口子，蠕动着钻出两条粉红的、稍小些的“蛇”，“蛇头”也是圆的，那是稍小些的一对眼珠子。那些大大小小的眼珠子像一大堆雪白的乒

乓球，上面只一点黑漆。

我和怪老头儿互相揪扯着来来往往的时候，那一条条长长短短的粉红色的蛇，还有那一大堆“乒乓球”，一齐随着我们转动。

见多识广的怪老头儿竟被这景像吓坏了。他环视了四周，放开我的胳膊，撒腿就逃，一边嘴里喊叫：

“新新快跑！”

我从怪老头儿冲开的缺口跟出去，随着他跑了一段路，然后揪住他后襟说：

“没事儿，不咬人！”

“不……不咬人……也够吓人的！”怪老头儿喘着大气说。

“这回信了吧？”我很得意。

“信了信了！眼见为实……”

我们继续往前走。怪老头儿忽然“噗嗤”一乐：

“这要是什么东西掉在床底下、柜子后头，找起来就省事多了！”

我说：“倒没瞧见他们伸出眼睛干别的。也没准儿长四只眼是专为看热闹的。这儿的人好像都闲着没事儿干，到处找热闹看。”

两旁的石头房子越来越密集，其中还有些是商店。怪老头儿东指西划地说：

“多大块儿的石头，五六块就是一面墙！这跟‘广寒宫’那种石头一模一样，准都是后羿凿出来的。——

这帮家伙倒是省事了！”

凡商店都支出根长棍子，顶上挑块布帘儿，写着店名。我发现几乎每面帘子上都有个“柜”字，例如“柜叶茶屋”、“柜木家具店”、“柜发祥”等等。正走着，我见远处高高挑着个白布帘，正迎风摇摆，上面赫然写着三个大黑字是：

柜香尸

我一时怔住。怪老头儿也看见了，他吓得停住脚步，指着说：

“瞧见了没有？”

我也有些瘁得慌，想了想，说道：

“我明白了！这地方写字跟咱们不一样。我猜想，那个‘柜’字，该是‘桂花’的‘桂’。这正是月亮城的地方特色嘛！那棵大桂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必是用它的叶子制菜，用它的木头打造家具。那个‘尸’字多半是‘室’。他们管店叫‘屋’，上头也有个‘尸’字的。咱们只管往前走，果真见着里头一大堆柜子，都装着死尸，再跑也来得及！”

怪老头儿仍然怀疑那是停尸房，犹犹豫豫跟在我后头，及至走到门前，我看出那是一家餐馆。老板娘模样一个女的，正站在门前招揽顾客。为证实我先前一番议论，我走上去问她：

“宝号是叫‘桂香室’吧？”

老板娘满脸堆笑，对我说：

“随小客官叫什么！快请进吧，吃大菜，我们这里有桂花全席；要小吃有桂香糕、桂花汤圆、头号桂皮细粉烙的桂油饼……”

我说：“谢谢您，我们吃过了。”

我们转身走，老板娘追上来拉住我：

“我敢说，在月亮城，你们找不着比我们店更地道的桂菜！”

见我只顾走，她又扯住怪老头儿。怪老头儿满脸通红，甩开她的手说：

“拉拉扯扯，什么样子！”

老板娘没做成买卖，在我们身后骂起来：

“吃不起就别他妈的瞎打听！身上就一个小钱儿，吃个屁！告诉你们吧，那个字不念‘屎’，念‘居’！哼，连鼎鼎大名的桂香居都不知道，哪儿跑来的乡巴佬啊！”

走了几步路，怪老头儿抱怨我说：

“都是你，瞎打听什么！其实咱们连一个小钱儿都没有。”

对呀，那位老板娘好像是讲了一句“身上就一个小钱儿”！她怎么反而知道？

我慌忙把手伸进裤袋。还好，我的那一块钱硬币还在。怪老头儿在旁边一乐说：

“嘿，小子，还藏着点儿私房钱！”

我还是不放心，对怪老头儿说：

“您查查，丢什么东西没有……”

怪老头儿说：“我可一个子儿都没有，有什么好丢的？”

他说着，一还是用手往衣袋上拍拍。

“我的烟斗，还有烟口袋！”他大叫起来，“烟口袋好说，没了那个烟斗，咱们可就回不去啦！”

我说：“先别慌。准是她干的！我就觉得她那拉法儿有点儿特别嘛……找她去！”

我们折回去，在“柜香尸”门口没瞧见那位女老板，就直冲进饭馆。

女老板正坐在柜台里欣赏着大烟斗和烟口袋。抬头瞧见我们，她急忙把东西塞进抽屉。我跑上去拉开抽屉，叫一声：

“好，人赃俱获！”

女老板满不在乎地把东西扔给我们，嬉皮笑脸地说：

“什么破玩意儿，根本卖不了几个钱儿，白送都不要！”

怪老头儿仔细看看烟斗，然后连同烟口袋一起揣进衣袋，嘟哝说：

“凭什么白送给你呀！”

女老板说：“就凭你当时没抓住我的手。看来你们真是乡巴佬，月亮城的规矩一点儿也不懂！照规矩，你当场抓住手，东西必须还给你；当场没抓住，东西就归伸手的人了。我破例还给你们，还讲这种屁话！”

怪老头儿历来奉行“好男不跟女斗”的原则，没讲什么。我却忍不住说：

“您的脸皮可真够厚的！”

女老板居然透出高兴的样子：

“谢谢夸奖！这么着，你割破我手的帐，也不跟你算啦！”

我说：“你别撒泼，我什么时候割破你手了？”

她说：“哟，你不像乡巴佬，倒像我们月亮城的人！怎么赖帐啊？”

她说话的时候比比划划，两只手都好好的。我生气地说：

“我怎么没见你的手破了？”

“我还唬弄你呀？你看嘛！”

她说着，把一只手伸到我面前。真的，手背上好像用什么锐利的器物划了很长一个血条子。

“瞧瞧，还挺深呢！”她接着说，还伸出两只手来验看这只手伤口的深度。

伸出两只手！

我到这会儿才发现，她受伤的那只手是从胸口的一条袖子里伸出的。

“你有三只手！”我惊叫了一声，转脸去看怪老头儿，他也正骇然地盯着女老板。

“怎么，你就长两只手？”女老板好像比我还要惊奇。

“多明白呀！谁不长两只手？”我还盯着她的三条

胳膊。

“你别逗啦！”她说，跑上来揪住我，用一只手在我胸口乱摸一气。

摸完，她喊了一声“真的”！接着又奔向怪老头儿。怪老头儿吓得转身就跑。

“别检查了，”我告诉她，“他跟我一样！——我倒是想知道，您找什么呢？”

女老板说：“胳膊门儿啊！”

我说：“我刚才还见过我们这位老人家光脊梁。我向您保证，他胸脯子上什么‘门儿’都没有。捎带着问一句：你们月亮城的人，都有那个‘门儿’？”

她说：“当然啦！不然那只手和胳膊怎么伸出来，不就成了残废了？”

“你是说，我们俩都是‘残废’？”

“不是那意思！你们准是外国人。我听说海外有个国家，那儿的人就是长着两条胳膊、两只手的。可我不明白：就两只手，你们拿什么挣外快呀？”

我问她：“什么‘挣外快’？”

站在门边的怪老头儿搭茬儿了：“嘻，不就是刚才她来的那一招儿嘛！”

女老板说：“您站那么远说话，多别扭啊！”

怪老头儿还是不敢回来，他说：

“这儿方便，一迈腿就出去了！”

我还是不太懂，又问女老板：

“我们在大街上逛了半天了，怎么没见有三条胳膊

的？”

怪老头儿抢先回答：“真笨！不是没伸出来吗？你没见他们胸前都有条空袖子？”

他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好像那些看热闹的人胸前是有一件饰物，打着领带似的。女老板说：

“老头儿说得对。你看我还有吗？”

我看看女老板，果然，她也只有两条胳膊了，第三条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缩了回去，胸前只有条空袖子，服服贴贴依附着上衣。由于花色和整个上衣一样，不仔细看，谁也不会注意那儿还有条袖子。

“行啦行啦，别没完没了的！”怪老头儿说，哪吒还六条胳膊呢，三条有什么了不起？你不走，我可走啦！”

我说：“好好好，咱们走！”

女老板跨上一步拦住我：

“你别走，咱们的事儿还没完呢！你割破我手的事儿怎么办？”

我说：“你不是讲那帐不跟我算了么？再说，我根本没割你的手，谁知道你在哪儿弄的！”

她说：“就是你兜儿里揣着的刀子划破的！”

我说：“我兜儿里根本没什么‘刀子’，不信你看！”

我把裤兜儿翻出来让她瞧。

她看见了那块硬币，眼睛马上亮了，就跟那个赶车的一样。

“哟，我还当是我们这儿的石头钱哪……快让我瞧

瞧！”她盯着那一块钱说。

我把那块硬币递给她。女老板毫不掩饰她的兴奋，翻来覆去地看，还放到嘴上咬咬。

“哈，外国钱！”她说，“听说这玩儿很坚挺！”

“对，”怪老头儿说，他还站在门旁，“咬着准硌牙！”

我从她手上把那一块钱夺回来。这可是我唯一的财产了，谁知还会派上什么用场。我说：

“我没带刀子吧？好啦，别耽误了您的生意！”

我和怪老头儿走出来，沿着那条街继续往前走。

一有行人擦肩而过，怪老头儿就迅速跳开。我说：

“您干嘛呀，这么走路累不累？”

怪老头儿说：“是累点儿，可是安全。你没听说这儿的人都三只手？”

我说：“您把手搁在兜里不就完了！”

怪老头儿说：“对！”

可是他刚把手揣进衣袋，就叫了声“呀！”

接下来，他把自己全身摸个遍，颓然说：

“完蛋啦！还是让人家掏去了！”

我正要说话，却看见一只手倏然伸进我裤袋。我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白光一闪，那手又不见了。

我摸摸裤袋，那一块钱硬币还在。

“瞧见没有？”我问怪老头儿。

“还瞧什么呀，跟你说让人掏走了！”

“没瞧见一只手？”我很奇怪。怪老头儿当时正呆

呆地看着我，他应该也看见了。“走，回去找。还是她！”

“你说谁？”

“‘柜香尸’的那位女老板哪！”

“别跟我瞎捣乱了！”怪老头儿回头张望，“她在店里坐着，根本没出来。”

我不说话，抬腿就跑，怪老头儿只好跟着。

我认识那只手。那手上有道血条子。

老板娘倒先拉出一副跟我算帐的架势：

“好哇，小崽子！这回你还敢说没带着刀子？”

她把胸口那条胳膊伸给我，让我看手背上的刀伤。血条子现在有两道了：一道血迹已干，另一道鲜血淋漓。

案子破了，我还是有些迷惑不解：“您这条胳膊真能伸出七、八十米远？”

她发脾气说：“少废话！你说这事怎么办吧！”

怪老头儿一旁叫：“你先把烟斗还我！”

女老板说：“门儿都没有！月亮城的规矩我早跟你们说了，还不知道？”

说着，她用双手捧着那只伤手，朝手背上吹着。伤口显然很疼，她的眼泪都快流下来了。

我真有些可怜她了。我把裤袋里那枚银光闪闪的硬币拿出来，对她说：

“要是您喜欢，这块钱就送给您吧！您把我们这位老人家的东西还给他……”

她一把从我手里抓走硬币，转身拉开抽屉，拿出大烟斗和烟口袋，掷给怪老头儿。

女老板摆弄着那块钱，竟然破涕为笑！

我说：“您有这么大本事，也用不着卖什么‘桂花汤圆’了，坐在柜台里头，把手伸到大街上去掏就是！”

她一点儿也听不出挖苦的意思，叹了口气说：

“唉，我这一招儿，本地人个个都会，能防住他们的手不伸进我柜台就不错啦，还掏人家？我一个妇道人家，又没力气去拆后羿家的墙，砍他的树糊口，只好就开个小饭馆！不容易呀，本地人不来吃饭，外国游客又因为飞车涨价儿，一天比一天少……”

怪老头儿扯住我胳膊说：“行了，别瞎耽误工夫了，咱们走！”

第二十章 搭乘飞车

辞别了女老板走出饭馆，怪老头儿一直用手紧紧按住他的衣袋。他问我：

“你到底用什么招数弄破她手的？”

我说：“什么招数也没用。只见亮光一闪，她的手就破了。我估摸着是这根羽毛的作用。有它在身上，十个太阳都没把我怎么着。我的力气也好像一下子变得很大——我真不是成心把您打个跟头的！还有，喝那么些酒都不醉，用它在您脸上一拂，您的酒也醒了。”

怪老头儿扭头瞪我一眼：“又来了！”

我笑起来：“那就这么说吧：用它在您脸上一拂，您就不再‘闭目养神’了。”

怪老头儿也乐了：“讨人嫌！”

他朝我胸口瞥了眼，又自言自语他说：“其实那玩意儿在我这儿，比在他那儿有用：保护烟斗多重要！”

我东张西望，假装没听见。

再往前走，行人更稠密。我看见一辆大马车停在路旁，一大群人拥挤在四周。一个长着颗牛头的大汉站在车上，好像正在兜售堆在车上的大大小小口袋，口袋里边不知装着什么东西。

我指给怪老头儿：“您瞧，卖东西那家伙还长着两只大犄角！”

怪老头儿说：“大惊小怪的干嘛呀？有长着兔子脑袋的老头儿，就不许有长着牛头的小伙子？你瞧那位！”

他指的是正在喂马的一个壮汉。那家伙五官还算端正，上肢也没什么毛病，可是腰以下却是条粗粗的蛇身子，在地上盘作一团。一匹枣红大马一眼望上去也有些别扭，我仔细端详，发现它的两肋还生着一对大翅膀。翅膀并拢在身上，直延伸到屁股后边，老母鸡似的。

“那马还有翅膀……”我提醒怪老头儿。

怪老头儿没理会，只顾盯着那个牛头大汉。

“他不收钱！”怪老头儿看出了名堂，拨开推推搡搡的人群，也朝前挤，“准是好吃的东西，咱们干嘛不去领两袋？”

我看见一个抱着大口袋的人挤出来，迫不及待地解开袋口。那里边还装着许多食品小袋子。他扯开一个小袋子，抓出一把就往嘴里送，那东西很像超市上卖的“美国炸腰果。”

这工夫，怪老头儿已经挤到车前，不顾人们“排队！排队”的愤怒叫喊，高高地举起一条细胳膊向那个牛头大汉尖声嚷着：

“我！我！”

那牛头大汉把个大口袋放到一只伸了足有两米长的手里，紧接着转向怪老头儿，睁开脑门子上的眼睛（原来这位“牛王爷”也有三只眼），看了看怪老头儿，喝